

家

在

台湾

连锋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简介

连锋，男，癸巳年正月初一
生于陕西省横山县庙湾村，中共
党员，大学文化，工学学士。一
九八四年起在省政府工作部门上
班，先后从事安全生产、经济运
行和环境保护工作。二零一三年
四月在担任了近九年的省环保厅
副巡视员岗位上退休。

家在庙湾

连 锋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在庙湾/连锋著.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8

ISBN 978 - 7 - 5369 - 6520 - 1

I. ①家… II. ①连…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8719 号

家在庙湾

出版者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电话(029) 87211894 传真(029) 87218236
[http: //www. snstp. com](http://www.snstp.com)

发行者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029) 87212206 87260001

印刷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印张 23

字数 33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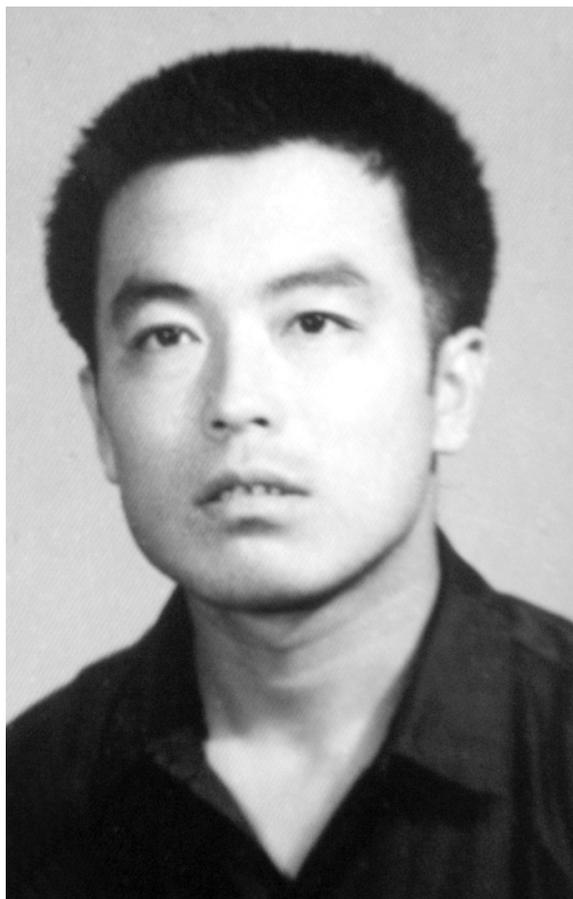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369 - 6520 - 1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 1979 年 9 月 4 日于西安

上班期间写过一些文字，大都是起草领导讲话或者官方文件，很少有自己的东西。退休后把计算机里的东西抖落了一下，也就剩下百十万字属于自己，于是就有了把它们整理出来的想法。

整理文稿期间，两个问题我想得最多。首先是我是什么？我觉得自己更像农民工。可能有人说这是矫情，明明是公务员，硬把自己往弱势群体靠。可我怎么想都觉得自己就是农民工。

为了改变自己，背着铺盖卷进城，无依无靠，苦熬苦打几十年。现在虽然有了城市户口，有了家庭和房子，还是跟城里人有许多不一样，总觉得老家庙湾才是家。前几年化石资源价格疯涨，不少手头阔绰的陕北人在西安买了房，民生、开元等商场的顾客中说陕北话的人明显多了。朋友们甚至开玩笑说，就凭我这一口陕北话，在商场买东西都会贵一些。我觉得贵倒不一定，接受的服务态度要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好多了。

当然，我比大部分农民工幸运。我是参加高考后，带着录取通知书和粮户关系介绍信进的城，目的性要强一些。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不是自己在劳务市场上找到的。后来调入了省政府

机关,工作环境好多了,也不用操心干完活拿不到工资。现在退休了,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几十年来,我和家人经常在农贸市场买处理菜,不是吃不起新鲜的,只是觉得处理菜便宜,可以省点钱;我的内衣经常打补丁,也不是买不起新的,而是觉得补一补完全可以穿,丢了怪可惜;我们一家人很少在酒店餐馆吃饭,同样不是吃不起,而是觉得餐馆吃饭找不到在家的那种氛围。我们家不会浪费一粒粮食,剩饭剩菜只要不变质,肯定会在下一顿、下下一顿吃掉它。这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江河易改,稟性难移啊!

我对农村、农民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只要走进农田我就兴奋,见了农民我会主动跟他们拉话;经过劳务市场,我也会多看几眼,甚至会想起当年在家务农的一些事来。我不愿听贬低农民的话语,特别不待见伤害农民和农民工的事情。家里装修房子,我会给干活的农民工买盒饭吃,这种情感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无论从进城、拼搏乃至缓慢融入城市和现在经常思念家乡这些环节看,还是从情感深处讲,我还是个农民工。

第二个问题是:这几十年我吃亏了吗?吃亏的想法不是没有,只是刚一露头,就会被否定。我勤快、闲不住,只要有事做,我就高兴,从不计较是主角还是配角。就是替补上场,我也会竭尽全力做好一些别人认为比较棘手的事情。我爱操心肯帮忙,不管是家里的,还是亲朋好友的,总有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无论是公务还是私事,只要能搭上手,我都会主动帮一把。但许多事情终因位卑言轻,心有余而力不足。几十年来,我任劳任怨,不偷奸耍滑,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大家对我的品行是认可的。

我是有些个性的人,几十年的摸滚摔打棱角还在。我诚实待人心底无私,不说假话,当然有时真话也不一定全都说;我不媚上欺下、嫌贫攀富,不落井下石,从来没有捉摸过坑害别人。缺点是有点拗,不善变。我不愿意委屈自己,去适应请客送礼、团团伙伙的职场环境;有时疾恶如仇,让虚头巴脑的人下不了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仕途,但我心无怨无悔。我的个性,决定了我没有自己的圈子,也不进别人的圈子,有时会觉得孤独和无助。有好

心人劝我改一改,我只感谢不改变。

我有做人的底线,不愿在底线问题上委屈自己,让底线无底,让自己心存丝毫不安。在儿子婚礼上,我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席话:希望孩子们善待自己,善待亲友,善待包括做了对不起自己事的所有人。这句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不那么容易。只有善待别人,自己才能拥有善待。想让自己有个好心情,必须先让别人的心情好,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百事善为先、百善孝为首嘛。凡事多从别人的角度想一想,学会自觉吃亏、主动吃亏、心甘情愿吃亏。想明白了也守住了这根底线,心情自然会好,做事就不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善待自己就成了善待别人以后的收获。当然不是呆头呆脑,整天浑浑噩噩。傻是不对的,适度糊涂又是必需的。尘世间有相当多的人能力比我强、付出比我多、收获还不如我呢。几十年来,我就这么想、就这么做、就这么过来了,挺好的。

这个集子主要记述我的人生轨迹和见闻,少有议论。“家在庙湾”写的是我和庙湾老家的一些事情;“走出庙湾”记录了我对庙湾以外一些地方的管窥之见;“心在环保”是我工作最后一站的心路历程;“茶余饭后”则是酒足饭饱之后,随心而至、随手而成的那些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东西,完全没有主题。

我的文字水平和选题决定了这个集子没有多少可读性,也不可能卖钱,但我还是把它印出来,送给家人和亲友,浪费亲朋好友茶余饭后的一点时间。如有赐教,请千万不要吝惜,我会虚心接受的。

连锋

于甲午冬月

家在庙湾

家在庙湾 / 3

家乡的星空 / 69

走出庙湾——工作生活篇

又见三亚 / 75

走进上海世博会 / 77

初读嘉峪关城、敦煌山水 / 80

九寨沟观景 / 84

神武之行 / 87

雨中礼佛,洗净铅华 / 92

天池在上 / 95

新疆是个好地方 / 100

大美张家界 / 106

腾冲凭吊 / 109

哈尔滨的冬天 / 112

金陵春色 / 115

它山之石——赴美日记 / 118

德国、意大利参访笔记 / 137

赴意、奥培训笔记 / 154

非洲之旅 / 182

跨越遥远——南美之行 / 195

心在环保——环境保护篇

德国的环境保护 / 209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编制陕西“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 / 212

关于神府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调研报告 / 234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 242

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发言 / 246

关于办好我局门户网站的意见 / 256

陕西省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及对策建议 / 261

关于总量控制 / 269

综合施治,确保大秦岭生态长治久安 / 278

关于陕西省“十二五”环保规划的思路 / 282

对环保工作的一点思考 / 292

信息化是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 296

变化的2004年 / 301

我的2005年 / 305

2006 盘点 / 308

半年忙碌半年闲 / 312

一样的时光,不一样的岁月 / 315

风风雨雨又一年 / 318

虎年那点事儿 / 321

又是一年盘点时 / 325

平安是福 / 327

附录

勉语 / 331

随想 / 333

风雨无声 / 334

做事当思量 / 335

校庆 / 336
爱情与婚姻 / 337
父亲是山 / 338
秋思 / 340
偶对 / 341
写在《毫耄感悟》付印之际 / 343
雨后随想 / 345
送冬青回京 / 346
新农夫和蛇 / 347
别做怨妇 / 348
娶老婆,生孩子 / 350
流杯池石刻 / 351
旅途 / 352
童言暖心 / 353

家在庙湾





1955 年母亲抱着作者参加县代会

家在庙湾

日月如梭,眨眼工夫就是几十年。年逾花甲的我更加眷恋家乡。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霜染了两鬓,但骨子深处,我还是一个农民,依旧憨厚率直,疾恶如仇。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于家乡的眷恋日渐增强,渴望远离喧嚣而繁华的闹市,回到生我养我的农村家园,陪伴着熟悉的山、熟悉的水和熟悉的儿时玩伴,洒洒脱脱、无忧无虑地度过余生。

(一)

我的家在陕北横山县魏家楼公社连家庙湾村。这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处非常普通的村子。千百年来,村子里没有出过王侯将相,也没有住过盗贼响马,先祖们面朝黄土背靠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日子。村子口静静地矗立着颇有气势、又略显破败的关帝庙和龙王庙,坑洼不平的绥(德)靖(边)官路由东向西在村头蜿蜒而去,千余米宽的大理河冲积川道平平展展躺在村前,庙湾河逶迤曲折、哼着小曲绕村而过,毫不犹豫汇入了奔腾不息的大理河。村子的主人、我的先祖选择了靠山隐蔽的弯内小沟居住,弯道里零零散散借住了几户逃难或者为邻的穷苦人家。

先祖们以善积德,勤俭持家。爷爷很小没了父亲,9岁就去距家十多里远的拓家峁村舅舅家干活。13岁那年,舅舅给他一间酒窖,让他独自经营。从此,爷爷和两个弟弟相依为命,相互支持,光景慢慢变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家里雇请了长工,开办了酿酒的作坊,喂养了糟牛,逐步成了方圆百十里

人品人缘最好、家道较为富裕的人家。

爷爷是家族的主心骨，家里大一点的事都要他拿主意。他睿智精明，豪爽善交。为了自家酿制的高粱酒能卖个好价钱，凭着一双脚板和诚实智慧，无论寒暑，走东闯西，夜以继日，将销售范围扩大到了山西汾阳和内蒙古包头等地，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罪，为家族挣足了面子，赚回了白花花的银子，也开阔了眼界，结交了一些朋友义士。

农历正月是陕北农民最为休闲的日子，也是生意的淡季，这个时候爷爷会在家里宴请亲朋好友。从早到晚客人一拨接一拨，爷爷经常从早陪酒陪到晚。如果遇到上门讨饭的人，爷爷也会陪他喝上一杯酒。爷爷说，人有穷富但无贵贱，一杯酒能暖一个人的心。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我们家长梁山的百十亩土地却下了一场雷雨，意外获得了大丰收。爷爷没有乘人之危、用上帝恩赐的粮食置田买地，而是义无反顾地在村口支起了义锅，熬粥施舍，救助南来北往的饥民。这一义举，为已有“恩德财主”之称的我们家族，争得了更多赞许，也使我们家族虽处乱世，兵匪不扰。

随着外姓人口的增加，连家庙湾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村子的名称也简化成了庙湾村。时间在静静地流淌，一切按照固有的规律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变化着。外界的风风雨雨每时每刻都在企图改变这个古老宁静的村庄，一切改变对于人们又是那么不经意。就连改天换地、翻身解放这样的事情，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也只是去后山躲藏了几次从官路上经过的“队伍”。

1947年的秋天是一个多雨的秋天，也是一个多事的秋天。8月初，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带领中央红军转战陕北途经家乡，在邻村肖崖则住了4天，同行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范长江一行住进了靠山隐蔽的我家。

村子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外路人”，大家都觉得好奇。“外路人”待人非常和气，工作起来经常通宵达旦，又滴滴答答响个不停。也是出于好奇，叔父和族兄们主动帮他们摇动手摇发电机，“外路人”很友好地送给小青年们一些炒黄豆吃。范长江是这些“外路人”的大官，就住在我们家的前窑，工作之

余常常抱着8个月大的哥哥玩，一点也不像大官。

这些“外路人”来得突然，走得也很突然。一大早，他们把窑洞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沿着官路向东走了。4天中，范长江给父亲讲了很多关于革命的道理，希望父亲跟着他们走，但是奶奶舍不得。最后把几十本封面上写有范长江名字的红色读物留给了父亲。很可惜，这些书籍在“文革”抄家时被抄没了。

与此同时，驻扎在石湾镇和郑寨村的国民党队伍一枪未放，突然不见了踪影，家乡解放了。初冬，村里成立了贫农团，组织开展打地主、斗老财和分田分地。就在贫农团准备斗争我们家的前一天，奶奶突然病重。贫农团认为奶奶是个好人，不能因为批斗闹出人命，转而斗争了村里比较富裕的另外两户人家。等到奶奶大病快愈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有了较大调整，我们家被定为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分给了穷人，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奶奶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积德行善的眷顾。

随后家乡的变化让乡亲们眼花缭乱。土地改革，穷人有了自家的土地和些许简单的生产资料，日子有了一些指望。农业合作化、高级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接踵而至，人们开始亢奋，没有人怀疑“超英赶美”是个神话。吃食堂饭后的饥荒让乡亲们清醒了许多，又开始逐渐回到现实之中。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家乡也没能幸免，运动刚开始批斗的是好吃懒做的“村盖子”，随后就是小人得志、好人受气，“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在这场“浩劫”初期，村口的关帝庙和龙王庙被破了“四旧”，神像砸了，庙宇拆了。从此，家乡庙湾村没有庙了。“文革”结束，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皱了家乡“文革”后的一潭水，分田到户，责任到人，大锅饭彻底被打破了，乡亲们再没有为填饱肚子发过愁。

这些经历，家乡和黄土高原上的所有村庄没有两样。但有些变化是特有的，它留在了家乡，留在了乡亲们的心中。1957年，政府组织群众修建了横（山）（子）洲农业灌溉水渠，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的大理河在石湾镇拐岭村被提水进渠，开始为民服务，大理河两岸千余米宽的冲积川地变成了水浇地，产量成倍增长，“人定胜天”的思想开始占据上风，靠天吃饭的状况有了一些改

观。1967年,家乡村头的官路作为吴(堡)定(边)战备公路的一部分,得到了翻修拓宽。路面宽了,弯道少了也平整了,还铺上了沥青,过往的汽车明显多了起来,乡亲们出行方便多了。1968年,村民自建校舍,办起了一所全日制学校,校长连长让带领全校师生顺应形势“兼学别样”的同时,狠抓文化课教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快就出了成绩,成了榆林地区文化课教学的先进。1972年,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破天荒地在村里召开了社会主义文化课教学现场会。那一天,整个村子像过会一样,地区和各县领导乘坐的“帆布篷”汽车在学校操场上整整齐齐停了十几辆,着实让父老乡亲们见了一回大世面。

随着时代的变迁,老连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6年,为了应对乱世纷扰的时局,爷爷不得已将大家庭化整为零,弟兄3人自立门户,分家另过。2年后,春节刚过,年仅53岁的爷爷一病不起,离开了他挚爱的家人、亲友和家庭。那一年,父亲13岁,姑姑9岁。又过了3年,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伯父分了家。俗话说“好家当怕的三份分”,我们家两次分家把家当分成了6份,家道明显不如往昔。但在祖母的言传身教下,以善积德的祖传家风在父亲、母亲和姑姑身上得以完美地继承和发扬。

父亲年少时读过几年书,加上勤奋好学,在家乡附近是一个有些名气的文化人。爷爷英年早逝,家庭的生活重担过早地压在了父亲的肩上。1942年,父亲不得不中断小学学业,离家去油坊头、殿市等地教书养家。

油坊头和殿市分别是小理河中、下游的两个乡镇所在地,纯山区,文化人奇缺,原来都是横山县属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李子洲,人民政府在决定设立子洲县时将殿市等乡镇划归子洲,成了子洲县的一个乡。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堂伯父连继甫帮他背着铺盖卷,陪伴他一路流着眼泪来到油坊头,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民国时期,教师实行考任制,县教育科每年都要通过考试确定继续任教的名单。每次考试父亲的成绩都会名列前茅,有一年还被选送到榆林地区参加了优秀教师培训。那时候父亲个子低、身体弱、年龄小,不少学生的年龄和身高都超过了父亲,但他们十分敬重父亲的人品、学识和敬业精神,从来没有